

真正的戰士

董存瑞的故事



中國青年出版社



真正的戰士 董存瑞的故事

丁 洪 趙 寐 董曉華著

蕭傳玖 插圖

中國青年出版社

一九五四年·北京

書號 462
真正的戰士 蕭存瑞的故事

著者 丁洪 趙寰 蕭曉華
插圖者 蕭傳玖

青年·朝明聯合組織
出版者 中國青年出版社
北京東四12條老君堂11號

總經售 新華書店
印刷者 中國青年出版社印刷廠

字數 152,000
印數 1—200,000

一九五四年五月北京第一版
一九五四年五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內 容 提 要

本書描寫著名的戰鬥英雄——董存瑞的一生。從董存瑞的童年時代寫起，直寫到他光榮殉國為止。書中通過每一個具體的事件，突出地描寫了董存瑞各方面的英雄品質和性格，以及黨對他的教育和培養；並着重地描寫了英雄成長的過程。

寫給讀者

這一本書敍述了中國人民解放軍中的戰鬥英雄、中國共產黨的模範黨員——董存瑞同志的一生。

我們並沒有和他一起生活、戰鬥過，也沒有親眼見過他，就連他那英勇的最後一仗——隆化戰鬥，也未曾親身參加。寫出英雄的一生，對我們來講，是非常困難的。

我們曾經在南山堡他家的熱炕頭兒上，聽他那年老的雙親叨絮他的童年；在他曾經砍過荆柴的南山上，聽他少年時代的伙伴兒講說他的機靈、倔性與勇敢，和他怎樣領導兒童團抗日打鬼子；在轉戰萬里、百戰百勝的英雄隊伍裏，翻閱了師報合訂本，抄讀了英雄師團的戰史，結識了英雄的師政委、團長、教導員、排長、班長、同班戰士、同鄉戰士，並同他的指導員郭成華同志和他的生死戰友郅順義同志成了摯友，——他們常常念誦着他的成長、戰鬥中的英勇、日常生活中的談笑嬉戲、穿着打扮、長像模樣和笑聲、嗓音；我們也會經訪問過英雄爲之揮淚誓仇的老母親和那孤苦伶仃的小姑娘；我們也會走過英雄解放了的大小村莊，

——沿着他那戰鬥的路徑，在長城內外的山川、河流、平原、溝谷裏，踏着英雄的腳印巡禮着；我們訪問了苦難一去不復返了的富裕繁榮的村鎮和那年青小孩子們能夠幸福求學的、充滿青春歡樂的地方——存瑞中學校……

由於人們親切而又逼真的描繪，英雄越來越清晰地顯現出來了，開始活躍在我們的眼前；那過去艱苦的戰鬥的日子又重現了。我們彷彿親耳聽到了英雄的豪語，親眼看到了英雄的壯舉。我們甚至都感覺到和聽到了英雄的抱負、願望和心底的體己話。

雖然這樣，但到底是年月隔久了，事過境遷，人們的記憶究竟有限，有許多的重要細節都無法知道了。要把英雄的一生完整地寫出來，這就不能不借助想像、集中和創造。這樣一來，在真實的材料上不能不加以細節的改動；那麼個別的地名和英雄周圍人物的真名實姓也就不能不加以變換——已犧牲了的英雄烈士，為了存真和使英雄名字傳之久遠起見，一般都保留了原名；現尚健在的人們，為了細節的改動和依照他們自己謙遜的意見，都略去了原名或加以改名換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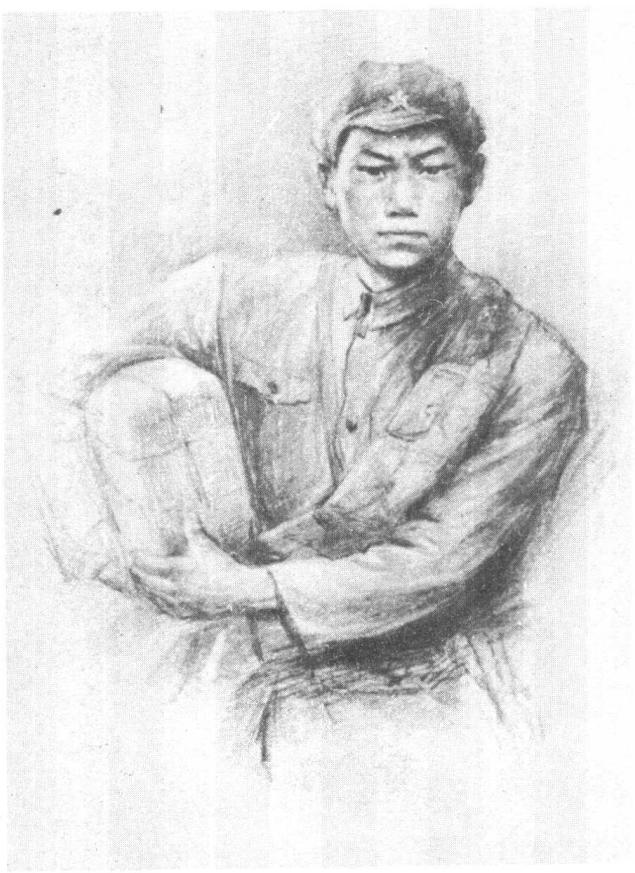
從開始蒐集材料起，到現在已有三年多，從動手寫這本書起，也有一年多了。可是，因爲旁的事情的耽擱，實際寫作的時間，却只有四個月的光景。時間短促，加上我們雖也先後經歷了戰鬥的年月，但究竟與英雄距離甚大；並且由於我們的生活貧乏和寫作能力所限，書

中的謬誤、缺陷和粗略的地方一定很多。爲了使這本書完美起來，我們熱誠地希望讀者們多提些寶貴的意見和嚴格的批評。

英雄用青春、生命和鮮血寫下了他那光輝的一生，將永記史冊；人們將永記他那一爲了中華民族的解放，何惜自己這條蟻命」的視死如歸、慷慨捐軀的英雄壯舉。他是一個爲了建立新中國而獻身的真正的戰士，他是顆永放光芒的紅星——它將永遠閃爍在新中國瑰麗的大廈上！這本書如果能幫助讀者對於英雄的一生有所了解和認識，我們將感到無限的幸福。

衷心地感謝英雄的親人和戰友們、首長和同志們，隆化、懷來、龍關、赤城、延慶、懷柔、四海、頭溝……等地幫助過我們的幹部同志和老鄉們；衷心地感謝那些督促、鼓勵、幫助我們寫這本書的人們。如果沒有他們，這本書是不會寫成的。

作者 一九五四年春天於北京



目 次

一 寶瓶	三
二 穿酒鞋的人	一〇
三 夢	一六
四 石主任	二〇
五 千錘百鍊的第一次	二五
六 第一個朋友	三〇
七 孩子王	三四
八 兒童團長	三四
九 「我是團長！」	四五
一〇 兒大不由娘	五五
一一 在南山上	七七

一二 紅石山下.....

一三 快長大點吧.....

一四 再見吧，家啊！.....

二

一五 不到黃河心不死.....

一六 九發子彈.....

一七 狼來了.....

一八 在和平的日子裏.....

一九 「我的心早就交給黨了！」.....

二〇 真正的戰士.....

二一 「我就是班長！」.....

二二 家.....

二三 把鐘聲敲到北京去.....

二四 好老鄉.....

二五 在大勝嶺的頂峯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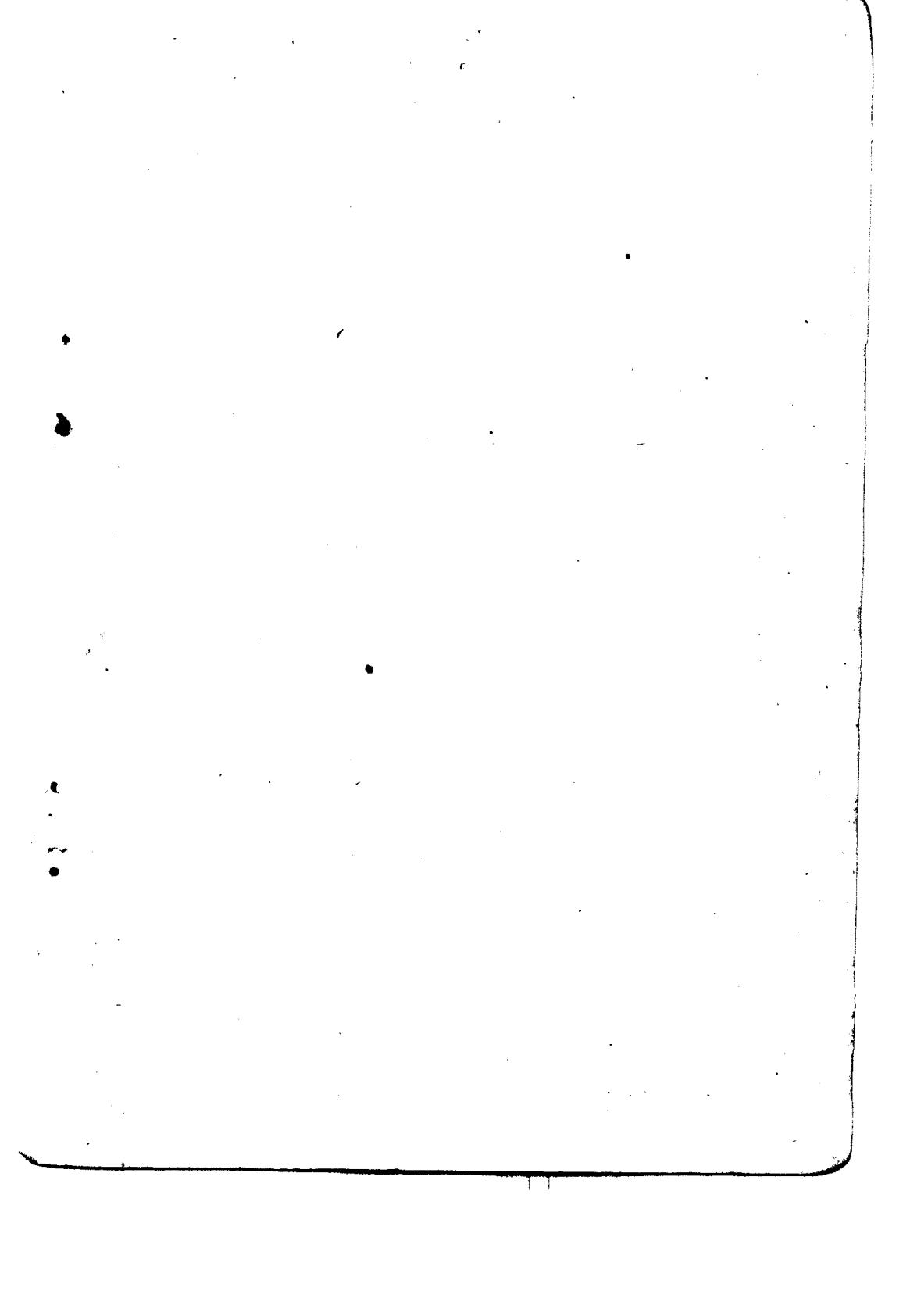
一六四

三

- | | |
|----------------|-----|
| 二六 行軍途中 | 一七五 |
| 二七 蘋果園子 | 一八〇 |
| 二八 老連長 | 一八五 |
| 二九 「死」怕胆大的人 | 一九〇 |
| 三〇 親人 | 一九五 |
| 三一 準備 | 一九八 |
| 三二 偵察 | 二〇四 |
| 三三 「掛帥點將」 | 二一〇 |
| 三四 拿蠍子 | 二一五 |
| 三五 隆化中學 | 二二〇 |
| 三六 「爲了新中國，衝啊！」 | 二二五 |
| 三七 永垂不朽 | 二三〇 |

1

కృష్ణానుగ్రా



— 寶瓶 —

南山堡是察哈爾懷來縣西北的一個小小的山村。

村的四周環繞着高山，土地是多砂石的山地。人們整年地勞動着，和砂地、和荒旱、和殘酷的封建剝削作着鬥爭。水，在南山堡，好像是金子。老輩子傳說着：早前本來是有股清涼涼的泉水，從高山上流過這裏。那時，這兒住着一個姓張的。真是高山流水，豐衣足食。沒想到，來了個姓李的惡棍，霸佔了南山堡，把姓張的給擰到了羊角山。後來，老天看着不公，派下來一位神仙，手拿一個寶瓶把南山堡的泉水收走，倒在善心人張家的新居——羊角山。這樣一來，羊角山變成了綠油油的莊園，南山堡就變得荒旱、乾涸了。

這個山村有了多少年，那可誰也不知道。村口有個龍王廟，廟裏有口鐵鐘，上面鑄着造鐘的年代——乾隆六年五月。廟裏的一棵老榆樹，就有一摟多粗，長着白鬍子的老頭卻這麼說：「從我記事起，它就這麼粗了！」

人們祖祖輩輩地在這塊多砂石的山地上，流血流汗開墾出無數片的耕地。周圍光禿禿的

山包包兒，也都成了一階一階的梯田了。村的周圍種上了無數棵柳樹、榆樹、椿樹、白楊、果樹……到春天，樹木抽出了白綠色的嫩芽，杏樹、海棠開着紅粉色的花兒，把灰土色的山村打扮得十分美麗。冬天的時候，白皚皚的大雪給它穿上了冬裝，滿坑滿谷積着厚厚的白雪。一開春，溶雪混着砂石順着溝壑來一次大沖刷。夏日裏，遍地長着綠色的莊稼，向日葵開放着金黃色的大花，她的臉蛋兒永遠朝着太陽。秋天，椿樹結出了褐色的椿樹子，滿山遍野開着黃色的野菊花；山村裏，充溢着穀草的清香氣息。

一九二九年十月十五日——陰曆九月十三，董存瑞誕生在南山堡的一個下中農的家裏。他的父親叫董全忠。董全忠把半輩子的精力都花費在與山地和封建剝削作鬥爭上了。窮困、勞苦在他的臉上刻下了深深的皺紋。地主、富農們佔據了南山堡北面的好地，像董全忠這樣的下中農，只有種南面的山坡子地和到山裏去開荒。冬季裏，他到東山裏割些荆條回來編筐、編篩……。整年不住閒地勞動，才能顧得上一家的溫飽。那時，董存瑞上面已經有了三個姐姐，爹和娘都盼望有個男孩兒。

那是個秋天的清晨，黃色的野菊花披着白霜開放着。老公雞剛剛叫過第一遍，東方太陽冒紅的時候，董存瑞呱呱墮地了。爹娘喜歡得不得了：天天盼，夜夜盼，可盼來個大兒子

啊！按着姑娘們排下來，給他起了個小名：「四頭」。

爹對四頭非常疼愛，娘對四頭那更不用說了。小時候，他是在娘懷裏長大的，姐姐們這個親來那個抱；到了六、七歲，晚上睡覺還是在娘懷裏。玩的時候說騎就得騎在娘身上。天熱了娘給打扇搗蚊；天冷了，早上得把衣服烤熱了才給他穿衣下炕……。

董存瑞儘管生活上是這樣爹疼娘嬌，可是從七歲起，有的時候也得隨着全家人參加田裏的勞動：春天拔拔苗、攜攜草；收秋的時候，拾拾穗兒、揀揀秕穡……。

在冬閒和早春的日子裏，爹把四頭送到南山堡的學堂裏去讀書。學堂裏讀教科書，也讀三字經、百家姓。爹從一年辛苦苦苦的僅有的積蓄裏抽出些錢作學費，隔些天還要輪着給老師送飯。爹常說：「我苦了半輩子，叫孩子唸點書、認倆字兒吧！」

上學是董存瑞頂高興的事：捧着小書包，一磴一磴地上那學校門前的高台階，和同學們坐在長凳子上哼哼呀呀地唸什麼：

天亮了，

弟弟妹妹快起來，

起來看太陽……

一九三七年的夏天，日本鬼子侵入了華北。像是南山堡的天氣一樣，剛剛還是響晴的

天，突然捲來了一片黑壓壓、黃慘慘的陰雲，遮天蓋地，飛砂走石。暖和的夏日立刻變成了冰冷的嚴冬。

這就像在苦難重重的農民身上又加上了一付千斤枷鎖。董全忠一家跟所有的農民一樣都被綁壓在這千斤鎖下。

董存瑞失學了。爹說：「這鬼子一來，日子更不好過了！這年頭，除了大老財，誰還唸得起書喫！」每天，當董存瑞到地裏去勞動或是揹着柴筐上山打柴，路過學堂門口高台階的時候，看着劉家財主的孩子們出出進進、蹦躂跳跳的，鼻子總有點發酸。好在和董存瑞一起失學的孩子很多，他們常常聚在一起，打打土塊子，摔摔跤，搭伴兒上山砍砍柴……日子長了，也就慣了。

春天裏，董存瑞常常隨着爹爬上南山頂，那裏茅柴很多。可是，得要踏着沒有道路的石徑，才能攀登到山頂上去。沿途都是刺蕈、蒺藜狗子……常常會把人的手腳割破，弄得鮮血淋漓……。董存瑞跟着爹上山頂去，走累了，爹就讓他坐在岩石上歇一會兒。爹拿出了煙袋，抽上一袋煙，有時給他講講古，什麼劉關張桃園三結義啊，什麼空城計諸葛亮吓走司馬懿啊，什麼武松打虎啊，什麼大禹王治水，三過家門而不入啊，什麼寶瓶取走了南山堡的泉水啊……。爹一講故事，董存瑞總是用手托着腮幫兒，直瞪瞪的兩隻大眼睛溜溜地望着